

經部

易像鈔卷十一

明 胡居仁 撰

☶☱

陸子曰但懲忿窒慾未是學問事便懲窒得全无也未是學學者須是明理然後說得懲窒知學問懲窒與常人懲窒不同然則損大象徑言懲窒未有備乎曰卦名損便都是學問況五言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此非天下之至明不與也

損有時民猶說也損无時澤將竭矣然則下體兌中爻
坤此水始涸時損有時也上體艮為冬春之交二前
震為春此而損澤竭矣故聖人嚴之以弗損
損初曰巳事朱子曰天下甚麽事不關自家身巳極而
至於參天地賛化育都只是自家分内事自出震到
說兌以兌說合艮成故損初便能認得為巳如此
天地男女絪緼構精之義聖人不以釋水火風雷之交
而以釋山澤之交又不以釋咸而以釋損是為聖筆

化工之合

天地不絪緼无非戾氣男女不構精无非死氣泰正交咸正感以全體論損之絪緼構精男外女内以女為主似非正感故單以主爻論而謂之一人行

三人行則損一人大凡對人言説也只好一箇開口兩人齊説已難而况於三損三人以説上行初酌損二弗損三竟謂之損義可知矣一人行則得其友又全藉有上在上與三合志止之於五上故特稱友闕

聖人過涉滅頂損一人此皆未可襲跡而為之者
三人行則損一人以下二人陽剛之說為主而聽四五
兩爻為之從一人行則得其友以上一人陽剛之止
為主而已為之從所謂致一之義固如此一主也致
一得所主也陰以陽為主女以男為主地以天為主
俱致一之道
記曰龜以為畜故人情不失損六五益六二曰十朋之
龜損初九曰酌損皆龜以為畜之義

或曰三人行則損一人損三爲上也一人行指上也則得其友五得上爲友也乃三上行而爲上却不見上之下而爲三又不見上之下而爲三在損卦中斡甚幻當世閒有此竒詭事

損之初曰遄往四曰使遄初說而上行四止而下受初剛而四柔也益之上曰莫益三曰凶事三任益上任凶上剛而三柔耳又可見自下受之雨露霜雪无非教自上施之當爲雨露无爲霜雪子曰莫之與則傷

之者至損下弗損枉已未有能直人无害其為下益上莫益財聚未有不民散深害其為上此上下損益之辨也為人上者可以鑒矣

損者損其有餘益者益其不足自卦象言之艮一陽二陰則陽不足兌二陽一陰則陽有餘故損下益上其道上行震一陽二陰則下不足矣巽一陰二陽則上有餘矣故損上益下民說无疆可見卦之名義皆寓

象章本
淆

序以泰否居首雜以損益代之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立

人道之大端也人匪麗无明山澤風雷合而坤虚全

體成麗於其中是為天下之至明故皆象以十朋之

龜人无天下之至明欲有事於懲窒遷改俱不可得

為上宜安止无為而以說下為元龜為下宜震動力作

而以巽上為元龜

少男少女以男下女則咸反則損說女情慾易動不可

以為主也長男長女男外女内則恒反亦益震男奮

勵有為內外惟其所有事也

損益皆言十朋之龜范忠宣公奏議朋龜效靈庶職修舉朝廷獲多士之助近臣免尸素之譏朋龜獻兆庶績咸熙堯舜三代之治可不勞而成今按損五以上之止靜克受下之讜議益其光明篤實為朋龜益二以下之震動克受上之風勵益其恐懼修省為朋龜

䷗

吉事凶事皆為益故曰雨露霜雪无非教進此而益之

能事方備故曰告公用圭聖人所謂吉凶生大業吉凶與民同患之義全如此張氏采曰物不受變則材不成人不涉難則智不明故隕霜不殺者物之災也逸樂終身者非人之福也呂東萊曰天地之造化必有大凋落然後有大發生有大摧折然後有大成就
損上无家一志在君似與三不可互為家以山澤分形難於轉徙益四遷國一志在民似與初可以互為國以雷風一氣有可變動

泰否所以體乾坤之全損益所以用坎離之中損益存於家人睽蹇解之後損蹇睽下體之合益家人解上體之合皆合以用坎離之中者朋龜以十象坎一離九之合亦十也

家語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二簋用享損蓋以儉德昭天下耳

損其疾使遄有喜蘇氏曰遄者初九也下之所損有限而上之求益无已此下之所病也我去是病則夫遄

者喜我矣自初言之已事遄往則四之求我也寡故

酌損之自四言之損其疾則初之從我也易故遄有

喜

蠱剛上而柔下咸柔上而剛下恒剛上而柔下以是例

之損之為卦艮剛上兌柔下損下益上其為損柔益

剛无疑乃彖又言損剛益柔有時何居曰益損上益

下矣為下者單受上益一无所報夫豈成其為下乎

損損下益上矣為上者單受下益一无所報又豈成

其為上爻益之二曰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於帝吉此下受上益而為享上之報者也損之五固益之二也其為朋龜之益同則其為享下之心亦同益言於爻曰王用享於帝自民庶以至於為王由上帝視之王亦下也王特下民之為首者耳天生民立之王王為天下之歸往寵異之惟上帝天之命主於民心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畏下民所以畏上帝益下民所以事上帝能為王者能

亨帝故曰王用享於帝吉損言於彖曰曷之用二簋可用享損而有孚至於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損下益上損柔益剛之道備矣盡矣上剛亦何之而非是道為用乎二簋可用享以下言之玉帛可萬國筐篚可九州水陸之輓可車可航以上言之一壺一餐皆可養士瓠葉兎首皆可禮賢尺布斗粟皆可仁親以下言之壤有則賦有成共惟正此不論時故无時以上言之隨民之豐歉為補助且下益上者萬會為

一少而為多上益下者一散為萬多而為少大損大益中損中益下損下益其出之也或鉅萬其及之也惟升斗葢有二簋而上下之志无不應矣亦惟儉損之時則有之豐登不必然故曰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在益則无時不直截是益故曰凡益之道與時偕行在損則上下有時交相損益故曰損益盈虛與時偕行享帝惟王上益下下享上上不居惠本之帝王不抗帝夷之民民不潰分首之王二簋用享曰

曷之下益上上享下匹夫匹婦皆勝予民視民聽皆明威天下合以益一人一人何以益天下民財易匱何以生之而不傷民力易竭何以節之而不困民事有一毫不迫身不成享民瘼有一毫不切已不成享身在皇堂心周蔀屋尊居密勿慮竟四海揔无非一腔篤實真懇心為之潛注默輸於无外而貽民泰山四維之安茲之為享也原不在多儀故曰二簋曾无之非是故曰曷之也

上益下上總不居功夫何以受下之報而所以事上帝之事所當盡故益二曰王用享於帝吉下益上上何可无報何可不成享當无之而非愛養樽節對答天下誠心實念之流注故損彖曰曷之用二簋可用享咸取女恒制義以艮震主兌巽乾道損上行益下下以兌巽承艮震坤道

謂之雷風便象順布便象平寧常久世界雷聲動而外出時出而出無暴風氣巽而內入時入而入无疾為

恒謂之風雷便象逆布便象轟烈震蕩世界撓萬物莫疾乎風風飛自天主施動萬物莫疾乎雷雷奮出地主生為益至於澤山為咸亦順布山澤為損亦逆布山主有澤澤自上零惟山有受惟澤亦聚曰咸山下有澤澤從下瀉山不克受澤亦易消曰損皆實象亦實義

上之益下只須樹一個風聲以鼓動城中下之益上凡財力都屬膏脂須是實輸以灌注乎上又且每如土

壤之於泰山下為錙銖之盡上為泥沙之視故益下

非其无損而止言益益上亦有弗損而特言損

損初曰已事山之為止自如而澤之為潤无已事固其

心益上曰恒心雷或有時收聲而風无時息吹心亦

其事十朋之龜龜者洛書即後天一圖竒偶俱朋為

十而坤十全體具於損益中離一陰麗於二陽中為

龜損益三陰麗於三陽中豈非天下之元龜龜象一

損柔說上行剛止要終而二剛朋之以原始通體遂

成篤實之光明益柔巽下下剛動原始而二剛朋之
以要終通體遂成動變之光輝龜象二下說行上安
止一涓一滴晝決江河凡以上受下者有此其為靈
也孰如上風行下雷動萬戶千門次第洞開凡以下
受上者有此其為靈也孰知龜象三
損初巳事上曰无家譪然虗受之懷故為懲為窒亦非
虗不能益上勿恒初曰大作儼然方立之操故為遷
為改亦惟立乃克

損澤益山翻咸為損原不失其為咸不然亦勿用取之

女耳損風益雷翻恒為益原不失其為恒不然亦不

從一終之婦耳

為下无損必逋賦之亂民兌為毀折故而上止難安故

以二簋教用享為上无益必殖貨之暴君巽為近利

故而下震易動故以大川示利涉

損懲窒要終絶去科臼故曰无家益遷改原始不得怠

緩故曰大作

咸恒損益總為泰否之變泰之內君子上一爻於小人上為損三上相易亦然其曰得臣无家若有終畜小人為臣終不與小人為家之意否之外君子下一爻於小人下為益四初相易亦然其曰利用為大作若有為大於小又有化小為大之意損以艮要終保泰君子已結果收成益以震原始傾否君子方從根撥轉耳若咸則否之內小人上一爻于君子上者而頰舌之咸終无攺於小人之口若恒則泰之外小人下

一爻於君子下者而始求以浚猶然小人求人之心是為君子小人之定辨

君子待小人之道如天之无不覆在泰内則包荒若憫其饑而粒之食在否外則包桑若憫其寒而授之衣上之於泰上為損之有孚下之於否下為益之利涉以人惟萬物之靈欲盡人勿失其為靈是為十朋之龜之益泰否損益之道行令凡世之為小人為民衆既不至於凍餒有患又不至於冥頑弗靈夫是之謂

天覆之度夫是之謂君子之用心

頤有靈龜謂人无養正之吉言語有不慎飲食有不節者无之損益有十朋之龜謂人有不克懲窒不克遷改者无之

艮止也止則終以止為終終而无始豈曰天行故凡艮居上卦下合乾亨為天衢下合震涉為大川下合坎利禦寇下兼山敦艮吉皆四剛卦之為盪也至於下合坤為剝之碩果下合巽為蠱之高尚下合離成賁

白下合兊无損家皆四柔卦之為謐也而剝蠱損相
謐尤至剝變也柔變剛也以坤柔變艮剛由變而上
果方碩如无剝但華不果雖果藐乎其小者耳蠱者
事也蠱則飭也榖積久變為飛蠱蠱亦變也巽柔
蠱艮剛由蠱而上事方无以尚方仞其高如无蠱絶
頂之外遂无進步雖高而危抑有尚者耳損減也傷
也貶也虧失也以兊柔損艮剛由損而上原弗損原
為益之如无損莫為臣獨夫耳家於高危立崩之道

政不如其无耳剝碩肌膚脫落盡惟有精華在隆寒窮陰常包一線之陽和蠱尚多病道心生多病於人未足憂狂風疾颼愈鞏四維之磐石至於損无家惟正共於萬邦富原藏之四海天下莫非其臣崇高一无所有剝碩不顯蠱尚亦泯如是而後為天下一家之能事象故明之曰大得志

三人行則損一人三樣損法初與二陽剛有餘酌損之如酌盈濟虛之酌隨盈虛以為權量弗損益之三年

有一年之餘九年有三年之餘曽弗自損其有但益之以所餘三陰柔不足有如益在其上必定損其在三故曰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三損下益上主爻也同志為友相佐佑為友善兄弟為友三行與上易地為友初與四有不同志乎有不有无相為佐佑乎二與五有不同志乎有不有无相為佐佑乎分嚴上下情論兄弟名為下損上益誼如朋友佐佑二人合為一人上下并无二心以下說要上止真是一團和

氣布護於兩間一團說意流行充塞於宇宙胥自六

三一人行得之故繫傳極言絪緼構精之化

損初二如富民三如貧民富民終事好義易貧民終事

好義難富民共輸累千百非損貧民供輸纔升斗亦

損然亦損所當損一以說道行之略起貧富二見便

是疑便說非其說故曰三則疑這一點說行意思自

少發生要之艮成而止在咸男以止下女在損女以

道說男故曰致一咸曰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

人心而天下和平損曰天地絪緼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俱此

陰陽惟一氣為升降上升即陽下降即陰兌象陰降之始至巽而下伏震象陽升之始至艮而上止此升降大義震原始艮要終陽生陰陰從陽此陰陽定分咸之情艮下宜上兌上宜下此交感而相與者也損則艮上適得要終之位不下兌以降陰居下或不上行以益艮艮窮矣惟上行然後通故不曰情而曰道上行

恒之情雷動外出風巽內入此對待而方立者也益則震下適得原始之位不上巽以伏陰居上或不下下以益震窮矣惟下下然後光故亦不曰情而曰道大光

以一卦陽饒陰乏之論損下乏上饒損下益上也益上乏下饒損上益下也合二卦陰陽饒乏之論損秋冬之交揫斂之時全體是損益春夏之交發生之時全體是益不止損下為損而益下為益人无損忿不懲慾不

室如當秋冬而无揫斂浮芥耳已人无益見善不遷有過不攺如當春夏而无發生死梗耳已

損以遠害人无損豈惟害人終必害已益以興利人有益豈惟利已亦必利人

易筌損損三以益上者也而五受其益故曰自上祐益損四以益初者也而二受其益故曰自外來孔子讀易至損益喟然而歎子夏避席而問答曰夫自損者益自益者缺吾是以歎也又淮南子引孔子讀易至

損益喟然而嘆曰或欲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適足以利之利害禍福之門不可不察

䷪

夬揚於王庭范氏以為内皆君子此賞罰明行之時

䳼音決一名巧婦柔乘五剛巧佞莫甚

易夬居德則忌言不居其德也

夬揚於王庭朱子與臺端書伐木而翦其枝葉不若斧其根壅水而捍其波流不若塞其源鳴金鼓耀戈甲

而噪呼以逐虎不若乘其方睡而斃之之速蓋此等小人有生以來自朝至暮无非罪惡不可殫數且又人主素以倡優奴僕畜之初不責其名撿而閒者議臣乃復抉摘苛細而一一以陳之其不納則宜矣唯其日侍燕閒逢迎縱臾使人主之心恬於逸欲而法家拂士之言不得以進狃於畀近而正大久遠之計不得以聞賄賂公行姧邪堵立凡所以為天下國家之紀綱者日傾月壞而上下相蒙莫敢以告是則此

一二人之罪所以上通於天而深為今日膏肓之病者執事誠能深此為罪揚於王庭深贊聖王去邪勿疑之志又引同類之賢合謀并力以決去之則天下膏肓之病庶幾可去矣此書乃可為揚於王庭註疏

夬初壯於前趾往不勝為咎范忠宣公曰大輅與柴車較逐鸞凰與鴟梟爭食連城與瓦礫相觸君子與小人鬬力不惟不能勝兼亦不可勝不惟不可勝雖勝亦非也韓魏公曰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无悶

小人不勝則交結黨煽千歧萬轍必勝而後已小人復勝必肆毒於善良无所不為求天下无亂不可得已

夬君子決小人之卦書契之作蓋取諸夬亦所以決去小人之偽而防其欺也

往不勝或曰勝謂勝其任惟三五夬夬夬夬便是能勝夬任之象三夬夬以五先之五夬夬以三後之

澤以說萬物水以潤萬物說與潤何以異凡火必燥凡

水必潤常也曰膏澤曰福澤曰恩澤則若出於非常而物為說之矣故澤非異於水而說不止於潤又澤有二義上天下地之澤此地之瀦水也澤上於天之澤則天之露澤與雨澤矣

噬上何校滅耳曰聰不明夬四聞言不信亦曰聰不明聰而明始乎坎終乎離坎化成離是為耳順是為固聰明達天德而稱睿知之至聖

否三包羞夬上无號此乃小人最毒最狠情狀

易中兩言聰不明即既未濟兒方之義象人只自聰已極而不求其所以明便如離日中天而反蔽之以黑雲南國文明而反淪入為幽都故以鬼方象也

子夏傳莧陸水根草莖剛下柔上本草莧有陸種皆屬陰或曰莧草昌陽也

耳兼目聞兼見聰兼明明從聰出聰以明顯故聖人於離特曰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又於噬嗑上夬四特有聰不明之戒六根互用於此可參

四牽羊悔亡三爲應上夬夬之爻四居三前才力不逮三宜安出三後以讓三之進夬爲當而四非其人古今亦鮮見其人此聰明所以爲絶德聖賢所以爲絶學或曰牽者牽連而進四隨九五以進爲牽

周氏曰易於君子之合每致意焉人情於始交未有不固者也逮積安成疏耦俱生軋甘陵蜀洛之釁每動於羣賢極盛之時夬戒軋也故曰孚戒疏也故曰惕

總之曰號易所謂號類詩所以怨呼而懼靡應也故

用號疾呼而猶患弗聞也故類怨怨者慕君憂國至誠懇惻之極思號者意召聲求同寅協恭之要術天下同室也君臣僚友之屬同舟也誠以壓溺之禍非一手足所能為而衆亦均有責耳有孚號則天下之人羣合而國事濟矣

䷫

乾巽相遇小畜稱妻稱婦姤乃勿取畜巽志在於應乾姤巽志在於消乾畜巽在外卦乾為主姤乾在外卦

巽為主也應君子之小人小人不為主與之配合无不可長消君子之小人小人為主與之比附不為所啞不已一失脚為千古恨如此

闔戶謂之坤復則闢闢戶謂之乾姤則闔

姤女壯勿用取女劉行簡曰天下之治衆君子成之而不足一小人敗之而有餘李常寧曰天下至大宗社至重百年成之而不足一日壞之而有餘邵子西晉吟有刀難剖公閭腹无木可梟元海頭禍在夕陽亭

一語上東門嘯浪悠悠晉史賈充納女以壬辰劉曜陷長安以丙子相去纔四十五年宋史賈妃之册以壬辰而禍亦以丙子遂與西晉同轍姦臣孽女之敗

國家固如此

鼎二妾初大過之二妻初姤曰勿用取女二於初不但不妻亦不妾井二鮒初曰射鮒微而土潛相附旅行不富宵小之類射亦止於浥注之而已姤二魚初曰包魚為林林之生包更具有天度此井二姤二合坎

合乾分量大小之别

剥上碩果反爲不遠之復夬上无號反爲羸豕之孚君子无故而去有時乎復仍有引過自咎之心小人有故而去有時乎姤无非報復毒螫之意君子小人所存之不同固如此

否初曰貞吉亨姤初曰貞吉從根上撥轉

姤爻取象曰魚曰瓜冣有意味冣可警省魚爛瓜潰皆始自内而外初不覺也

韓魏公謂小人不可求遠三家村中亦有一家當求處之之道知其為小人處之而已更不可校如校之則自小矣人有非毀但當反巳是不是巳是則是在我而罪在彼焉用計其何如姤之包有魚處之之道也包无魚逺之之道也

䷬

澤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大抵人三為衆自三人以上便當有不虞之戒

用大牲吉利有攸往祭統祭者澤之大者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惠必及下顧上先下後耳非上積重而下有凍餒之民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民夫人待於下流知惠之將至也由餕見之矣故曰可以觀政矣

䷬

萃升假廟用禴困亨祀祭祀覲盥皆以巽兌象震陽巽兌陰震明巽兌幽精意巽說於幽陰而无不孚其孚至矣陽明不假言已

冥升與虛邑一心一義

冥升在上消不富是論南征大人用世事業至上也定須知退知亡知喪而矧其為富貴功名也者

萃初若號號四以順升上冥升與三俱冥三或以明入上必以晴出使升二有南征之吉而更有冥飛之舉其貞為何如其利為何如牛僧虔注之不已則溢畜之不已則慄馳之不已則躓引之不已則逸

冥豫冥升皆不可无以變其窮冥豫動體聖人敎以渝

无咎冥升順體聖人教以消貞各因其固有

臨曰消不久升曰消不富姤言隕履言夬不論乾坤凡

遇兌巽為內卦皆消體時消與消以消為用盛德大

業便在此世人喜息惡消然卒不免於消其如消息

之天行何

䷮

困上有口不掩言之象故曰尚口乃窮

雷水為解則澤水為困可知震為東方為明旦明有禮

樂故解五曰君子有解兌為西方為幽夜幽有鬼神故困五曰利用祭祀又山水為蒙有止窒不流之意故以亨行澤水為困有揫斂不舒之意故貞大人吉

朱彥修治一男子小便不通他醫治以利藥益甚彥修曰此積痰病也積痰在肺肺為上焦膀胱為下焦上焦閉則下焦塞譬如滴水之器必上竅通而後下竅之水出焉乃以方大吐之吐已病如失此通於困卦消息者

君子以致命遂志陳氏曰志由己者也志回則禮從釋之志端則禮從節之志純摯則竭情歸質而自致於天自致於天也者天之所不得違也聖人所不得制也教之所不得束也文之所不得傳也或闇闇而進於君子或章逢而非夫或荏苒而能遂或軒然自雄而易奪聖人之取舍宜何如哉

雷水為解為春夏為陽氣發生之時令澤水為困為秋冬為陰凝寒沍之時令

困五乃徐有說渙四匪夷所思不以小人之困可獨置而忍一物失所不以小人之思可獨忽而棄弱羸詢此困五所以為中直渙四所以為光大

困二征凶无咎與大過上凶无咎同義既利用亨祀幽可質鬼神明即有人非原无愧雖征行於凶禍之途夫何遇咎之有

險以說不怨天盡所以對天不尤人盡所以宜人此便是利用亨祀利用祭祀之道

困卦爻言大人言君子言亨祀言祭祀大人君子總以林總蒼生陷溺失所起念匹夫匹婦納溝為恥而曾不以一身一家之困窮為困窮

紱蔽膝上古衣蔽前而已紱猶象之困二朱紱方来言可向明征進義五曰困於赤紱從二視五為朱為方来從五自視猶赤猶困未能来二赤兌本色以天子朱諸侯赤為辨乃另義

困塞井通困上爻為兑止有外塞坎水之流之象井初爻為巽入有内通坎水之源之象

无喪无得往来井井但有喪有得往井未必来井来井未必往井

困到利祭祀方是相遇井到寒泉食方是通

改邑不改井不得以坎為井巽為邑如是則上井下邑義不相屬卦象通六爻為井通六爻為邑下體巽坤居之上體坎進居坤全象俱穿坤土而成故曰改邑

初泥二谷三渫四甃巽進既為中爻之兑兑又進居上坎之下一改而巽風皆澤水再改而止水皆流水纔常渫而无泥常新而无舊常甃而无敝漏亦皆改義乃五之剛中之泉原隨地皆有隨取皆足初何待改夫是之謂改邑不改井

井改邑徹内徹下徹始革改命徹外徹上徹終淮南子八方風至浚井取新泉四時皆服之管子杼井易水此改邑之井水也論語鑽燧改火此改命之革火也

訟二其邑人比五邑人不誡泰上自邑告命謙上征邑國无妄三邑人之災晉上維用伐邑夬彖告自邑升三升虛邑井彖改邑邑象八卦俱取升虛邑井改邑皆巽巽為風風以神用旋轉八方運於无形巽德之制巽稱而隱巽以行權虛與改巽德之所尤備也井谷射鮒象曰无與非謂二五皆剛兩剛相敵則不相與如艮之上下敵應不相與若然五井何以冽五井之冽以二剛之巽也五二原是合德之與二无與政

謂谷而射鮒則將不能成五之洌无與其為五耳巽水之主在初上水之主唯五二與五以剛合德為井泉宜上巽不宜下射谷戒詞二何以谷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二初近交也二以巽水主初而委巳從初谷矣小魚相附旅行為鮒二初相附以巽射注惟鮒而巳矣二四同功二以谷則四甃不成甃亦不免敝且漏矣如是何以巽五而成洌故曰无與戒二不得為谷主乎初而不主初宜以剛直

遂上巽之義若困四曰有與有二為與剝二曰未有與未有上為與俱與井二相發

乾乾謙謙坎坎蹇蹇夬夬皆言於爻惟井井言於彖井井係之来往往井以上水言来井以巽水言有往无来井體不立有来无往井用不行

舊井无禽横渠先生嘗言義理有疑即濯去舊見以来新意朱子曰此說甚當㝡有理若不濯去舊見何處得新意来今學者有二種病一是主自家意思一是

舊有先入之説雖欲擺脱亦被他来相尋

井汔至戔阼篇武王井銘原泉滑滑連旱則絶取事有常賦歛有節井上六勿幕有孚則當不至汔而絶矣故元吉

雷水鮮風水渙有出幽谷遷喬木之象鮮上射隼高墉之上血去惕出義可知矣水雷屯水風井有下喬木入幽谷之象屯初盤桓井初不食義可知矣

井初雖巽水之主受從二視之鮒耳二如昵初何以上

五而為天下食抱朴子蟭螟屯蚊眉之中而笑彌天之大鵬寸鮒游轍迹之中不貴橫海之巨鱗

困利用祭祀曰受福井求王明曰受福欲通幽明之故者於此考之凡人困不利祭祀是為窮困井不求王明終為泥井

王明並受其福孟子曰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曰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賊其君者也曰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

不義君正莫不正井三之渫妻可用汲然何能以一人之渫遍及天下而使人无不汲但巽王而進之明使能以一人之渫及天下以一人之養養天下井是居其所底居其所便若人有分邑而不相通王家天下人中國无分邑故須改邑可用汲在三明在五五汲其渫以為天下養非三之渫而皆五之渫非王之渫而皆天下之人之渫人无不食之惻人成可汲之用三惟居其所五亦惟恭已南面而天下井井同風

故曰竝受其福也

改邑不改井時乘六龍以御天雲行雨施天下平此聖人隨時平治天下之雲雨井德之地井居其所而遷此君子隨地養民之原水井下體巽巽入也巽風也風有八方所入各巽巽水上水以成井惟一君子所入所居如風不同方而井養之德惟一境改而心无改地共而心无異此身到處一泓寒泉可為人汲養而不窮皆君子改邑不改井之德

天生賢人君子原以利天下福蒼生不使其自為有餘故其為道非行即明非明即行明即其行行即其明不明即為不行不行即為不明行者行其道以利天下以福蒼生明者明其道以利天下以福蒼生明行雖无兩項窮達各有地頭達是行底地頭窮是明底地頭有如窮而不明又安望其達而能行故困初以入幽谷為戒而井三以求王明為受福王者天下之歸往王明天下歸往之明中天日月照臨之明不然

井蛙之見僅為坐井觀天之明與困初之入幽谷何以異

澤无水困天无雨須是澤有水賢人君子道足以濟天下潤蒼生奚啻澤之為水澤无水國无仁賢便都是乾涸亢旱世界了普天率上於何潤澤故為困匪以君子一身之窮為困也

君子處困雖徹底須是明須是覿朱紱赤紱行不在上明自在下上半或為暗世界下半自為明世界利用

亨祀利用祭祀明或无禮樂幽自有鬼神此所以為

君子之亨大人之貞

言井兼言邑井是民居相生相養之所故曰井邑又曰

廬井改邑爻有貴賤有小大无以小害大无以賤害

貴

井改邑所入之途異不改井所至之域同无喪原未分

我所有无得殊不自以為功往井惟人所汲来井无

時不幾汔至亦未繘井極深不以責人羸其缾凶失

仍歸巳

六十四德皆在身井居其所若不象隨身之物不知身之遷徙轉移靡定到處爲邑到處有井邑在井在邑有改井无改井若改怎成邑故曰改邑不改井

䷰

巳日乃孚人到巳日由甲歷戊主數既備其於南面而聽嚮明而治至理纖悉洞矚於文明朗日中是以革其可革而人无不孚

睽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革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乃

家人鼎中孚大過亦二女同居而俱反乎睽革以火

澤異性風火與風澤俱一氣耳

澤中有火革王卲曰周官四時變火以救民疾火不數

變疾必興漢禮儀志曰夏至浚井改水日冬至鑽燧

改火

人到口舌好大分已屬君子易之有革只是革變那兌

口革去故另換一副口舌㽗取新重鑄一副肺腸

豺虎狼豹皆殘殺之物乾虎革虎神武不殺虎與龍同皆可首出而為萬國主

唐裴旻善劒舞常與幽州都督孫佺北伐為奚所圍旻舞刀立馬上矢四集皆迎刃而斷奚大驚引去後以龍華軍使守北平北平多虎旻善射一日得虎三十休山下有老父曰此彪也稍北有真虎使將軍射之且敗旻不信怒馬趨之有虎出叢薄中小而猛據地大吼旻馬辟易弓矢皆墮自是不復射乾革皆以虎

象革以變虎變豹象此命世神武之大人君子夫庸
可射而得者語曰虎豹出於山則狐狸號矣革无虎
豹之變將胥天下為狐狸而以希小人之革面无之
復先王以至日閉關革君子以治歷明時呉晉明曰歲
十有二月三百六十日而朔虗六日氣盈五日四分
日之一而置閏三年一閏八年三閏十九年七閏氣
朔分齊謂之章四章為蔀二十蔀為紀三紀為元此
其大畧也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猶有些〻微

有餘之處天餘六十四秒半大歲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猶有些些微不足之處歲縮七十五秒而成歲差歲有差日有閏天行之數殆難得而定矣推步之法以冬至為始又曰歷元子正初刻冬至四百甲子而一會至甲分齊此歷家正法也天運自然不假安排莫能違矣然古之造歷者以鍾律以蓍策以測影銖銖而秤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但知逐年推步而不明歷數始終之運以至逐會有差二十二會以後差

四十四刻訛傳之遠日用而不知可惜也夫又曰今之談天者類言元會運世元會運世之說不合歷法況洪荒開闢以来未必六萬餘年史外紀盤古三皇駕空鑿虛其不可為據明甚術数家以太乙求上古大齊甲子與歷法近而遼廓難尋且不明歷数始終之運余近測遠稽一準歷法以冬至日躔求周天之轉圜以冬至晷刻求日朔之齊會若歲差若閏法一一指掌无少滲漏間有校定本之天運考之先賢図

敢臆說不越一歲之歷而宇宙一元之運了然目中矣孟子曰千歲之日至可坐而得此之謂也又曰伏羲畫八卦大撓作甲子羲和治歷陰陽家言其来尚矣術家者流日用不知訛傳臆說大失作者之意余述一二以俟識者夫渾天甲子七政以日屬虛冬至曰與天會於玄枵虛宿此歷元也降是漸差於女於牛於斗而今在箕矣歷家謂之歲差何為其然哉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日行晝夜不及

天一度此次舍躔度所由起也日行南北陸而四時氣候隨之約以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此分至啟閉所由起也然周天之度豈能截然整齊或有奇餘不盡之數一歲之日亦豈能截然整齊或有奇欠不足之數郭守敬謂天餘七十五杪歲縮七十五杪每歲差一分五十杪六十六年有奇差一度此歲差所由起也歷法十九年為章至朔會於一時四章為蔀七十六年至朔會於子時二十蔀為紀一千五百

二十年至朔會於甲子日子時三紀為元至朔會於甲子歲甲子日子時一元凡四千五百六十年黄帝八年作甲子迄嘉靖四十三年為第七十二甲子凡四千三百餘年茍求其故歴元可攷而知也邵子元會運世之説虚而无據余謂堯時冬至日在玄枵女虚之交為子會漢元和冬至日在星紀斗二十一度梁大同在斗十二度為丑會唐開元冬至日在析木斗九度元授時歴在箕九度為寅會天垂象顯然示

人矣國朝元統造大統歷以洪武十七年甲子為歷元迄今萬歷壬寅凡二百一十九年冬至日在箕四度歲差漸多歷法不可不更定也今之術家類稱開禧授時夫宋寧宗開禧歷以開禧丁卯為歷元乃第六十六甲子元郭守敬授時歷以至元辛巳為歷元乃第六十七甲子授時迄今壬寅越三百二十二年大統歷猶以為差而術者尚執開禧授時之說何居

或曰海之尾閭名為焦釜之谷水入其中如沃焦釜消

乾而无復有是為澤中有火之革象又曰天地間如洪鑪何物不消爍火在下澤在上何能有不滅者耶鄭東卿以革為鑪亦此

歐陽文忠公曰事在天下其易差者莫如歷治歷明時毫忽微眇略不少差无時不治无時不明其於革也為庶幾矣

☴☲

巽而耳目聰明萬以忠曰惟巽乃能耳目聰明也蓋聰

明人所自有只不巽便氣高心麤自用蔽塞耳巽便有巽順虛下意思學者常體此自養便是真火候又曰木本是助火者只一巽字便成妙用令耳目聰明之士加以意氣便是以薪助火

我仇有疾四覆三革疾若在於三四而特繫之於五所以任用三四者五也不我能即慎所之之力量於是為見斯真无愧於有實之稱矣

火在內巽風自外入而然之為家人曰父父子子兄兄

弟弟夫夫婦婦火在外巽風自内入而然之為鼎曰

享上帝養聖賢民非水火不生活徒養其形軀而已

乎徒以自養而已乎

鼎二言我仇有疾五以柔中麗於四上兩剛之間為正

麗所重尤在上鉉匪上是麗而三四是合即有說非

所說畀踰尊小間大而聰明倒置之患聖人象之以

有疾垂萬世人君任人之烱戒旨甚明不我能即二能

不為疾所即其實之堅定分量尤為可知非真有所

入而有天下之定見定守者不能
鼎折足丘靈鞠嘗詰褚淵淵不起曰比脚疾不能復起
靈鞠曰脚疾亦是大事公為一代鼎臣不可復為覆
餗
巽而耳目聰明巽水原坎一之始巽火要離九之終鼎
兼井之用也且月明外覻耳聰內藏月巽入微目化
成耳明歸於聰故鼎五惟以黃耳象聖學期耳順貴
朝聞俱此

鼎黄耳中以為實五中虛以二為實如不以二為實乃
空虛之虛耳豈成其為中乎陸子曰千虛不博一實
吾平生學問无他只是一實又曰古人皆是明實理
做實事又曰做得工夫實則所說即實事不說閒話
所指人病即實病又曰宇宙間自有實理所貴乎學
者為能明此理耳此理苟明則自有實行實事又曰
古人自得之故有其實言理則是實理言事則是實
事德則實德行則實行又曰只說近易處著著就實

无尚虛見无務高遠一是即皆是一明即皆明
噬五得黃金鼎五黃耳金鉉這金原胎於震巽二木中
又皆從烈火中鍛就彖易聖人蓋以明罰勑法正位
凝命雷電合章享上帝養聖賢示教异流竊之名九
轉金液還丹蓋以離為九以九為金為火金火色皆
赤為丹圖書七九互易故又假圖書名為還丹遂使
羲文周孔之教夷為聃喜鐘呂之術惜哉
邵曰夫聖賢之所美莫美於聰明聰明之所貴莫貴

於知人知人誠智則衆材得其序而庶績之業興矣是故堯以克明俊德為稱舜以登用二人為功湯以扶有莘之賢為名文王以舉渭濵之叟為治由是論之聖人之為治孰不勞聰明於求人獲安逸於任使是為鼎五上金鉉玉鉉之義象

易像鈔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易像鈔卷十二

明 胡居仁 撰

䷲䷲

人心戒懼斯言笑皆中天則象故曰後有則

朱子曰陽氣發處金石亦透觀震二之億喪貝躋于九陵金石之透且不足言矣人即百行全萬善備三千三百一無滲漏而侈然自有則地位不勝凡近卑下只喚做下達只喚做入淵與喪貝躋陵之義全反此

无他只為无夜半之聲而帝不出震故

億喪貝无施伐之盡躋于九陵地位直是峻絶億喪貝

一物无有躋于九陵此身如在太虛空裡勿逐七日

得貝原故吾九陵之躋不懸空只是平地

陽明陰暗七九皆成明之用故九躋而七得用九見羣

龍无首此是陽明之極致

趙氏曰恐懼畏心也修省改過也厲患害也貝貨利也

以此思震震可知矣

震初虩虩啞啞巽初進退艮上敦兌上引此剛柔原始要終之別

虩虩啞啞震體即說體孚剝有厲說體即震體

巽五貞要于庚震二厲躋于九陵皆通身盡爲翻轉之

能事故曰吾弗能已

盖世功勞當不得一箇矜字矜即有其善之謂有其善者兢兢然持之不啻以爲无盡寶藏此正喪厥善者

耳震二億喪貝良是不有其善不有其善乃是不喪

厥善故曰勿逐七日得

初震来自来二震来来初之来五震往来震初方往震四游来合初與四俱来如此乎其有事不止可言萬无一失便要之萬萬而無一失故曰億无喪有事

蘇蘇蘇蘇而又蘇震怖而死之象索索索索而又索矍矍矍而又矍皎急驚駐之象三非二之位上无五之中故至此

震原始健行之事然須由坎歷艮到萬萬无失方喚做

有事若艮已要成終之事故艮上止曰敦巽原始順承之事然須由離歷兌庚庚有實資斧湊手方喚做有終若兌已居西成之位故兌上止曰引引止前導而敦乃為主此又艮剛兌柔之辨

震要坎艮如不喪匕鬯坎也躋于九陵艮也巽要離兌如武貞史巫三品先後庚資斧皆離與兌也

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正是幾先之震索索矍矍无先幾故至此或曰五上之鄰矣于卦何如曰先止思動未

入處出皆于鄰之義若因說生憂或朝迎日夕致月

舉頭纔知天措足纔知地皆病于于躬之晚者也

聖人每言何有與无能无知聖人心體時時震初何有可名其次則顔子亦願无伐无施盖已見善勞在已

不啻貨貝之多而歎于末之易喪矣

億无喪有事十萬曰億又萬萬曰億萬无一失已寖之極而况萬萬无失乎聖學成始成終以一敬做成朱

子謂忽然夜半一聲雷萬户千門次第開以此

震三言青上言矍矍電發雷隨原是合章之物

震坎艮皆乾健分體而震艮又合離巽離兌皆坤順分體而巽兌又合坎觀雷電合章艮光明水澤一體風雨俱稱潤可見

震陽以動陰而陰不可以動陽故四有泥巽陰以入陽而陽非陰之所入故四曰有獲艮陽以止陰而陰不可以止陽故三有限兌陰以說陽而陽非陰之所可說故三來則凶

震躋九陵以震始以艮終巽要六庚以巽始以兑終

億喪貝與商旅不行躋于九陵與后不省方勿逐七日

得與七日來復俱一脉

䷳

上下敵應不相與不消應不消相與夫是之謂各止其

所

艮其背即背是身何為又獲其身行其庭何人非已何

為又見其人艮背通六爻言止如一身故不獲其身

行庭三人自行三人自止分六爻言止行止不同亦如一人故不見其人

三止上止止之止不必行止兼獲兩有所得是為艮其背不獲其身之象三行上止行之止不必又起人已兩見是為行其庭不見其人之象

艮背行庭人身面陽背陰面離背坎面南背北庭者宫中又為直與平艮中爻坎即背與庭之象林氏曰心之火易然也有順吾情者輙動心而隨之以喜此是

火然而心不能止其所有逆吾情者輙動心而隨之以怒此亦火然而心不能止其所始則旦晝牿亡終則夜氣不存夫至於夜氣不存豈曰然之云乎而燎原之勢殆有不可得而撲滅矣

明道先生曰人心必有所止无止則聽於物必有所止艮其背也聽於物將所獲无非身所見无非人矣

蕙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念菴先生曰未發之中思之位也思有萬變而位未嘗出時止則止時行則行

常止也動亦定静亦定常定也常止而定是天下之至静而非杳也亦天下之至動而非賾也吾未嘗无作止語黙往来進退而未嘗有所謂作止語黙往来進退者以撓乎其微而揺乎其精如是而作止如是而往来進退是静為之主也非吾主乎静也非不思也是心官之思是无思也又曰至静而无思者思之位也如是而思思則得之或曰位者山之止也立于此不遷於彼易方焉則失位矣

艮為止止乃光明徐用中曰水止故泥沙定而清者存

心止則物欲息而天理見故光明

孫聞斯曰思不出位便是艮其背的真像

周元公謂讀一部華嚴經不如看一艮卦又謂一部法華經只消一艮卦可了元公之深于易固如此吾道自足何事他求固如此

朱子曰心在羣妄自然退聽豈惟羣妄四肢百骸雖非妄動有一未退聽心亦不稱在艮二艮其腓不拯其

隨其心不快象明未退聽以此

思一于理理外无思便喚做思不出其位便喚做止

卦德无偏就艮震分說動中原有止止中原有動只為學者易偏執故震四言泥艮三言薰常示以靈丹一粒

咸艮皆以人身取象大象於咸曰虛以受人於艮曰思不出位此皆聖人開關啟鍵之玉匙也

艮其腓趾腓聯趾便是隨了不拯便亦有身可獲而心

幾於不為主安得快

艮四艮其身身伸也伸而上非己之伸而三是伸三反上便為震時行則行行而止也象又明其止諸躬屈而下非己之屈而三是屈三向下仍為艮時止則止止而止也伸則行而止屈則止而止屈伸皆勿失其止總以三為中止之主

震四之泥與艮三之限同震何泥兩震相重四居洊震之間故有泥艮何限兩艮相重三居兼艮之間故有

限震是以陽動陰本動二陰於上而四下又有二陰若反為下二陰所動豈成震主泥如執泥之泥務動陰而不動於陰恐懼作於心修省見於事畧不寛鬆毫無假借是為震四之泥有四之泥而上下四陰爻皆合初而无不來矣艮是以陽止陰本止二陰於下而三上又有二陰若反為上二陰所止豈成止主限如限制之限務止陰而不止於陰下二陰止於内令其不出上二陰止於外令其不入内外既有限三又

如脊梁竪立四五分列兩邉如背肉左者列於左无混于右右者列於右无混於左左右又有列既限又列其介甚嚴為厲調劑在心為薰薰如薰風之薰大立小從心和體康自然及物而能各止其所是為艮三之限有三之限而上下四柔爻皆合上而无不敦矣

艮其輔以中正也止進于五便是中正了

厲薰心西山經浮山有草名薰麻葉而芳莖赤華而黑

實臭如麋蕪可以已厲能去惡臭令身香故古之祓除以此草薰之因謂之薰草王逸云蕙薰也葉曰蕙根曰薰陳藏器亦云薰一名蕙草今或訓薰爲熏謂爲危厲熏心不安之甚何居

象言心唯坎爻則明夷六四以坤益九五上九以巽井九三亦以巽旅九四以離與艮之六二九三象言思唯艮與既濟爻則咸九四以兌渙六四以巽惟乾震未見乾心君震恐體不假言也

卦以人身取象唯咸與艮然乾首坤腹等原合八卦為一身如蒙躬比首小畜目噬嗑趾賁鼻耳賁趾剝足大過頂離首大壯趾明夷股腹睽膚蹇躬解拇夬頄姤臀革面咼耳豐肱渙躬既未首尾等之散見種種皆身象蓋以咸艮為例耳

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腓脛端一曰足肚二聯初而止艮其腓也拯上舉又捄與援二亦止中而主在三止於三下則上舉或非其時亦捄援不及隨如隨

風之隨趾腓相隨而止有以柔危用事而不受三限不肯聽命於心之象其心安得為快象故曰未退聽艮以人身為象咸相向艮相背三正如背上如後腦四柔如後身彖傳解曰艮其止止其所凡一身之主總在心心者人之神明无方所者也既无方所如何得止如何言止心之包絡繫于背背若心所然艮其背便如心得所止之象也心得所止全身都是神明之用而非形骸之用有何形骸之身之可獲艮以門闕

為象三正如庭全艮俱止三反上為震又象行三止二初于下上止五四于上以其俱為止主象兩人三為心絡之背時止而止即心即身即身即心既无身之可獲三為門闕之庭時行而行即三即上即上即三又何人之可見不獲其身都是神用而非形用不見其人天下一家中國一人

震從下動初四為主初震二三者四震五上者乃四在震中處二三之上假使二三得以動四又爲成其為

震主遂初震方來而四震繼至泥能勿為二三所動而更有以善二三之動與初通為一震初所謂虩虩啞啞政此艮從上止上三為主上止五四者三止二初者乃三在艮中處五四之下假使五四得以止三又烏成其為止主艮其限能限二初于下使勿出亦能限五四于上使勿入孫聞斯曰内外限也陰陽限也理欲亦限也最得其旨列其寅寅背脊正中聯屬上下之大維絡列行次也位序也陳也布也上下聯

屬脉絡分明屈伸以時是之謂列既限又列強力堅持為厲調劑其心上通下暢為薰能勿為五四所止而更有以善於五四之止與上通為一止上所謂敦政此

凡人六腑不和生癰五藏不調生疽名為發背艮其背无不調不和之患可知薰香草一名蘼蕪上行頭目下行血海之藥艮從上止以上止下單下止不上行上亢于上三欝于中鮮有不成偏戾心疾癰疽發背

俱由此生薰上行則有以補下止之偏心得其理止
得其主自然百體各止其所故彖言艮背是无病心
爻言薰心是背底對症治未病方
艮其背諺誰人背後无人說又前點心後點背人到背
與面一般背後更无人說得更无人指點得則其人
之通體光明不待言矣艮二陽如面四陰如背二陽
主止四陰從所止徹面徹背背如其面是為艮其背
之象人惟背面有兩樣面前是一身背後又一身當

面是一身轉背又一身是以隨處有失則隨處要獲令背面如一只有一團天理別无兩副形軀夫有失則有獲无失又何獲是之謂不獲其身庭凡中庭明廷大廷皆謂之廷三主止於中反艮為震時止也是這个人時行也是這个人屋漏也是這个人行庭也是這个人行之於家庭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行之於朝廷君臣正朋友信都是一體都无人己二見是之謂不見其人尋常人破面為不善者不足道即有

飭軀屬行者茍其背地裏有纎毫未慊亦但是艮而

以言乎艮背猶千里到艮背纔是人之歸宿處故曰

艮止也

䷴

漸之進或曰三主漸三止體也之謂往進猶逆必三往

以逆四女四女乃為之歸故曰之進故曰女歸如是

則吉

易签居賢德善俗謂居於賢德善俗之間以漸摩而成

其學即里仁為美之意

漸朱子曰今若有人在山脚下便能一躍在山頂上何幸如之政恐不由山脚終不可以上山頂耳范忠宣公奏議道遠者理當馴致事大者不可速成人才不可以急求積弊不可以頓革道不馴致則有揠苗之患事欲速成則有不達之憂人急求則才佞進而巧偽生弊頓革則人情擾而憤怨作所以景帝削七國而鼂錯受戮東漢疾横議而黨錮大興宋襄急於求

霸以致喪師唐文宗切於除姦而訓註禍作人才以長育而成功德以積累而大亦深得居賢德善俗之意義

鴻漸于陸九三南陸為水落南翔之陸入于人中多患上九北陸為氷泮北歸之陸超於天外无患或欲改上陸作逵殊失繫易聖人精意

一陰一陽之謂道世之作聰明而不思禮卑法地者皆夫征不復者也任才質而不思知崇效天者皆婦孕

不育者也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玩頥卦常如泰山一座壓于

雷上雷不能震飲食其有不節乎玩漸卦常如泰山

一座峙于風中風不能揺夫婦其有不相保寃其有

不禦乎

漸初于干干犯也初在下惟恐于在上者有干犯也故

厲而言乃无咎二于磐龍未升天謂之蟠通作盤二

盤旋未能高飛者故衎衎乃吉三于陸高平地也謗

平地上多吃跌故重以征不復孕不育示寇教四于木鴻南翔乃木落時于木有惜時零落意得桷又有為大於小辭大任小意易筌此時回翔木杪其飛漸高或得平柯猶暫為棲息可進而不遽進為漸之最善之象五于陵尊高在我雖易事在我人可為婦而終不敢以夫亢天下故三歲不孕終莫之勝人惟婦而我非夫要終何以自勝故吉上于陸終始圖難于易三為夫有征不復之患三為婦有孕不育之患无

所適而不亂至上羽可為儀幾於夫夫婦婦正家而

天下定故吉

漸五巽體要終以順道率天下單稱婦人惟婦我不敢

夫我惟婦亦不至以人為夫故至于三歲而不孕為

其已在崇高嚴峻之位不難為夫而難為婦不難以

夫道率天下而難以婦道率天下又不患其不勝而

惟患其能勝終莫之勝有以自勝永无陵下之患故

吉

夫道專在乾故曰首出庶物然且曰不可為首婦道專

在漸兩岐則有不復不育之患其曰利禦寇曰順相

保是單以巽順明婦義其取象於隨陽鳥以此

家人利女貞漸女歸吉觀利女貞小畜婦貞厲外體皆

巽九卦終于巽以行權天理于是為爛熟矣

䷵

歸妹人之終始倪氏女後魏涇州人許嫁彭生家貧常

出谷汲水以養母生徃犯之不從生曰汝終不為吾

婦耶女曰女道正終婦道正始禮未及成何得相辱

幽人多為超世絶俗之行以自高然曰幽人貞吉曰利

幽人之貞貞在幽即幽為明未嘗不吉且利也惟入

于幽谷為不可耳

歸妹卦義以下女歸上男何敝之有以少女歸長男終

之有敝不可勝言矣故夫子之翼歸妹直斷之曰君

子以永終知敝

易筌凡說而動皆不正之事以長男慕少女未有不為

禍者所謂征凶无攸利也

歸妹以須反歸以娣三初易位為恒象故曰以恒

愆期之志有待而行待是對待歸妹之四无與對待故

愆蹇初宜待亦為四連三不與初作對待之故

䷶

豐鄉射禮設豐燕禮有豐注豐形似豆而卑三禮圖云

罰爵作人形豐國名也坐酒亡國戴盂戒酒崔駰酒

箴豐侯沈酒荷甖負缶自戮于世圖形戒後李尤豐

侯銘豐侯醉亂乃象其形豐外體震謂象荷䙴負缶

戒盈戒昃亦得之

學者知雖旬无咎之義世上福只享三分便已當虞其

過

方言謂人多謂不照又多謂不濟常照與濟天下之能

事備矣

豐之有蔀與噬嗑之有膚腊胏肉同義

豐五来章有慶譽大動自大明而出安得无慶安得无

譬抱朴子駃騄追風不能近其迹鴻鵠奮翅不能畢其飛黄河之激不能局其流雷霆之駭不能細其聲

豐其蔀日中見斗五无以來明動之章自為斗也罪在君明動不合以為五用則君之為斗臣下實蒙蔽以成之罪在臣

風雷益傳曰積風成雷雷電噬嗑雷電皆至豐埤雅曰陰陽暴格分爭激射有火生焉其光為電其聲為雷然月令二月雷乃發聲後五日始電則雷電固有不

合而章亦有不皆至者惟合而章乃成噬嗑惟皆至

乃成豐耳

䷷

旅老萊子曰人生于天地之間寄也吳語越王告吳王

曰民生于地上寓也古詩人生忽如寄

說而應乎乾為履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為同人人无

此二應一步且必失足一人不可與處說而麗乎明

為睽止而麗乎明為旅人无此二麗无之而不張弧

載鬼无之而不瑣瑣取災

旅四得其資斧我心不快武王鋒銘忍之須臾乃全汝

軀刀銘刀利磑磑无為汝開

韓魏公明足以照人之奸未嘗形諸詞色四得其資斧

我心不快明觸物也上焚巢明極而為爍火也五射

雉惟柔中是用不用其明乃所以為明夫是之謂旅

貞耳

噬嗑上旅上咼五皆日也噬曰滅耳咼曰黄耳旅曰終

莫之聞可見坎為耳離亦為耳震為馬巽亦為馬艮為虎兑亦為虎乾為龍坤亦為龍而陽以主陰陰唯陽用之義俱可類見

噬嗑上何校滅耳曰聰不明旅上喪牛于易曰終莫之聞或曰噬旅上九皆離離為牛牛有耳而无竅本以鼻聽噬二滅鼻旅三焚次故噬上極于滅耳旅上終莫之聞

旅上鳥焚其巢漢人釋之曰王者處民上如鳥之處巢

不顧恤百姓百姓畔而去之若鳥之自焚也雖先快意悦笑其後必號咷而无及也百姓喪其君若牛亡其毛也故稱凶意儘暢但謂牛亡其毛則蛇足耳

旅五射雉雉有力健鬬其羽文明一名華蟲旅卦象上離下艮合而成旅以下言貴以止而麗上之明以上言貴以得中之柔而順下之剛五有其明性或喜鬬文止外華便非所謂以柔順剛射雉不有其明惟柔惟中惟順之義一矢亡一日克復之義如是下止麗

以成明人可即以為次无之而不得所止者象矣故曰終以譽命象故曰上逮解二得黄矢坎中陽畫象矢故云得旅五一矢亡離中虚故云亡皆實象

朱子言人只有一箇公私天下只有一箇邪正直拔判决者震也巽有進退之疑故劈頭須武貞以治要終貴資斧以斷

凡陽剛是一畫進則進退則退无疑陰柔是--畫便有

兩端故巽初進退曰志疑又巽入也内也入而内安忘危治忘亂存忘亡甚多故利武人之貞曰志治

二用史巫前巫後史謂用初而俾之麗于内為史用四而俾之説于外為巫可四有離兑二雜聞史巫俱用四可總皆剛巽得中之能事是以吉

崔仲凫曰學莫善于巽莫不善于伐故增高者卑者也内流者下者也岸崔之形抔土不居滔涌之浸消流難入夫心易實而難虚氣易揚而難抑自視為有則

眇人如无自聰之極則聽言如醉又曰巽者伏也從明之謂伏成業隳于一矜素履敗于頃肆瞻𦍒亢而賢者避言任雄而君子哂故有善不巽是奔善也得是義而巽之大㫖了然矣

坤西南得朋具見母之能事統乎三女巽田獲三品亦見長女之能事兼乎中少

恒四田无禽巽初為主震四出而田襲之自外也巽四田獲三品四即初主人以為出原非外騖又不求盈

也

二用史巫史記事从又持中記事主於中者巫祝能齊肅事神明者男陽有兩稱曰巫曰覡女陰不變直名巫无覡稱禮王前巫而後史皆剛巽中正之義象故明得中

巽入也入乎理順乎剛也欲入理先去欲欲順剛先克柔故巽初利武貞曰志治巽四田獲三品曰有功陽文陰武武貞陰无不正矣陽生陰殺三品俱獲殺无

不正功及生民矣

甲庚三日注甲主仁先後皆以寛令示之庚主義先後皆以嚴令示之

睽三无初有終睽不自三為初而合睽則須終之自三

巽五无初有終巽不自五為初而成巽則須終之自五

蠱言甲艮反則震陽全之能事巽言庚巽反則兊陰半之能事

先甲後甲貞而元冬而春晦而朔亥而子先庚後庚東南而西苗而實花而果

巽入也而曰柔皆順乎剛離麗也而曰畜牝牛兌說也而曰順天應人雖有入麗說之分而順義則一兌與艮俱要終事兌五曰孚于剥可見與艮无巽惟巽是柔伏之體不有六日之庚无初是矣无終巽貴于巽

巽无初有終坤无成有終一義

巽四田而獲自内而外入有所入兌三來而凶自外而

內說非其說此所以相反

孚兌吉崔仲凫曰待匪人之道孚而止矣

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兩剛君上也有以下民而惟民之視聽以為主使之說也勞之亦說也生之說也殺之亦說也直使民至於忘勞忘死此說道所以為大

巽柔兌柔同一柔也以巽四居於上下四剛之中曰悔

亡田獲三品以兌三居於上下四剛之中曰來兌凶
位之當不當所繫有如此
聖人繫兌之辭簡或曰兌為不言之說言貴簡也夫乾
始坤生始雖在乾而生實在坤坤之德行乃恒簡者
兌坤道所自始也咸之彖曰天地感而萬物化生損
之傳曰天地絪緼萬物化醇男女搆精萬物化生觀
此則知乾坤化生根柢尤在艮兌二少而兌尤首得
坤簡以為簡如枝幹托始惟一初萌果蓏從生惟一

方蕊嗣續由傳惟一少女方其為初萌為方蕊為少女固不待多為形容而亦豈必他有擬議乎觀兌上惟繫一引引之為言長也廷也導也大傳所謂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能事備矣便俱備此一引中又水胎於金兌者金行金之所成木之所胎引兌而曰未光以方引其端若光則既竟其施矣孟子言樂則生生則惡可已朱子言中心喜悅其進自不能已天地萬物造端托始生機全根柢一兌但為三來不

有上引便喚做剝剝爛也焦芽腐種也孚于剝皆生

芽活種矣君子小人之分一曰坦蕩蕩一曰長戚戚

戚戚一念兌之剝也坦坦一念兌初之和二五之孚

上之引也兌不尚言在心浹洽說體本簡繫辭亦簡

所從來矣

兌三來兌凶兌剛中而柔外三柔宜往外却來內是內

荏之為耳故凶

乾自強坤載物坎常德行離照四方震恐懼修省巽申

命行事艮思不出位兌朋友講習凡乾道皆全體之立以自治為主凡坤道皆大用之行兼以治人為事幹蠱之幹與幹事之幹和兌之和與和義之和俱一脉君子以朋友講習朱子跋胡文定與吕尚書帖曰朋友之交責善所以盡吾誠取善所以益吾德非以相為賜也各盡其道而无所茍焉則麗澤之益自有不能已者讀此帖使人凛然起敬若嚴師畏友之在其左右前後也嗚呼是數君子者其可謂盡朋友之道而

无所苟矣其卓然有以自立于當年而遺風餘烈可傳于世者豈徒然哉按孚兌和兌或責善或取善皆盡朋友之道而一无所苟者纔来與引便是苟魏莊渠先生曰後世口說身不行却是把講字代習字羊說羣之物君子如不以朋友講習于兌是一羊之不若矣

孚于剥有厲與孚號有厲同義

凡坤定須承乾凡柔定須從剛凡陰定須順陽皆往道

无來理況兌以剛中柔外為德兌三不外而内外剛内柔已非君子之道在說尤是諂媚諛佞一路

麗澤兌澤是聚水江湖河海是澤江湖河海之水无不通流是麗一有不麗江自江湖自湖河自河海自海不免都做斷流絶港死水去如人身血脉不通流便都成病痛如何說

傳習是師弟事講習是朋友事總之師友俱朋友也當得師來可稱傳當不得師來惟有講習是源頭洊至

之水有不傳有不講任你聚得水多如那汪洋大澤
也都要做死水去
夬履孚剥其正當同而操術異以履三志于和五兌三
且欲入五履三之主説无兩而兌三之主説有偶故
履五以夬為正兌五以孚為正也
介疾孚剥朱子曰人未説為善先須疾惡能疾惡然後
能為善今人見不好事都只恁不管他是民之秉彝好
是懿德不知這秉彝之良心做那裏去也是可怪

凡聽商如離羣羊商兑離三不可合三不可故未寧
千門萬户洞開在霹地一聲千紅萬紫發榮在説意一
點故震初言来而兑上言引中庸首言戒懼震之来
也論語首言學習兑之引也
隨五孚于嘉吉象曰位正中兑五孚于剥有厲象曰位
正當聖人賛易謹嚴嘗在一字間
乾坤主乎六子者也坎離之中又用乎四子之偏者也
故坎離自出頭面曰水洊至曰明兩作與天行地勢

同若雷風山澤則曰洊曰兼曰隨曰麗若有從來皆

非其自爲之矣

洊雷兼山取中乎坎用坎之中而根乎離隨風麗澤取

中乎離用離之中而根乎坎

☵

坎爲險爲爲加憂人之氣憂則結喜則散結如氷之凝沍

散如水之泮渙憂患渙散而亨通故曰渙亨又坎水

凝沍於下得巽風而流散爲渙坎水流動於上得兌

澤而底定為節此俱俞氏琰說易旨處

渙初用拯馬壯自已睪无窠座二奔机一滴散為萬點无非天下憑倚之具三渙躬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别無事於委屈俯僂

享帝立廟詎曰功徳不敢忘即木本水源亦何敢忘是以雖窮冬沍寒滴水皆氷而實无堅不泮无寒氷不春水所以謂之渙也

萃與渙俱有假廟之象萃有求諸陰之義渙有求諸陽

之義朱子曰聖人教人子孫常常祭祀也是要去聚得他不教便散了又曰人死雖是魂魄各自飛散要之魄又較定須是招魂來復這魄要他相合所以安聚他魂魄不散便散推此萃之兌陰在坤上魄之較定者也渙之坎陽在巽下魂之常飛者也故順以求乎兌陰之魄爲萃之假巽以求乎坎陽之魂爲渙之假

存立廟之心九族只是一身矣存享帝之心宇宙民物

只是一身矣將置身于險得乎

澤水困水始涸始冰水澤腹堅風水渙便是東風解凍也

渙其躬渙有丘渙王居俱離艮撰止之象若不謂徒作飄風之颺散而已又水歸山下為返源渙只作離散說三聖人无此

渙其躬不為坎險之躬而為艮止之躬无為風靡无為波流是以无悔隆山李氏曰夫人之所以膠執蔽固

終不能自脫於險者有我而已六三雖不中正而高出坎險之上於是釋然消散其有我之私而志在於外自然无悔矣

渙其血去逖出如所謂去盡風波止存水世間何事不能平是謂渙之極

范文正公淮上遇風詩一棹危于葉傍觀欲損神他年在平地无忽險中人渙其躬象曰志在外已在平地也

師王三錫命比王用三驅履帝位而不疚泰帝乙歸
妹大有公用亨于天子自天祐之豫殷薦之上帝隨
王用亨于西山大畜何天之衢離王用出征家人王
假有家益王用享于帝吉萃王假有廟升王用享于
岐山井王明豐王假之渙王假有廟王居无咎程子
曰詩書中凡有箇主宰底意思皆言帝有一箇包涵
徧覆底意思則言天有一箇公共无私底意思則言
王上下千百歲中若合符契

乾南坤北體之正離南坎北用之中凡言中正如姤五井五以中正如需訟五豫晉二艮五直舉其體用合一之德曰位正中如比五巽五隨五曰位在中如妹五曰居位中如節五德既正中聖人之大寶曰位更有貴于位矣曰位正當如履五否五兌五中孚五曰正位如渙五俱以位言當言正而中正之德有不待言也

王惟理曰蹇渙二卦易之善言朋也蹇之言連也先躬

之匪真見夫臣之耳目心思无一不當輸之王非匪其躬則往者不來連何由集渙之言羣也先躬之渙真見夫國之爵譽謀猷无一可執之于己非渙其躬則羣者不散大何由成漢唐諸君子有大蹇必反之思而莫得来連之助則其躬未匪也有宋君子當小羣既渙之後而莫収有丘之益則其躬未渙也人臣而以人事君也其可有己乎哉

同人之初出門南面嚮明直達天德之門隨初出門震

兌相函春秋出入日月運行之門節二不出門庭止為秋冬閉塞之門去隨時之門殊遠象故曰失時極

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君子之德行於何而議總不出於數度有制中世盖未有淆其多寡之數踰其隆殺之度而復有德行可議者

䷻

苦節不可貞苦節貞凶凡節非出於心之所安與其心之所甘未有久而不渝者也四安安於初之剛正之

說五甘甘於二之剛中之説節從剛陽中正心髓中流出故安故甘而反是者无有不入於上之苦一身之門户在口故節初貴其不出一身之根基在足故九卦首履而曰德之基魏莊渠先生曰此心若走作耳目口體皆其透漏之路而口之透漏爲多又曰此心之放皆緣境而生纔舉念時便已著境暗處透漏與明處透漏亦總一般

易詮儒者率以實訓誠獨中庸以天道為誠以不思不勉為天道思勉不行浮華盡剥此虛之至也虛則誠不虛則不誠觀中孚卦體尤為較著按中孚柔在内而剛得中說而巽孚盖以得中之剛孚在内兩柔為孚初不以在内兩柔為虛體而名為中孚若以思勉不行浮華盡剥為虛亦并失中庸之旨玩中庸得中二字此豈如浮雲之馳空漚花之汎水電影之逐風朧酣之幽夢之類哉毫釐千里之辨固在此聖學不

得大明亦在此是不可以不辨

金罍子中孚豚魚吉夫子傳之謂吉不在豚魚也人之信能如豚魚則吉耳中孚十一月之卦豚魚生江海其出有時率以冬至後應期而來信物也世解遂以為人之孚信能感及豚魚故吉則違其本矣物之无知獨豚魚耶且于中孚奚取

一說豚魚知風唐人詩江豚吹浪夜還風故舟人呼為風信然則孚人者不如風之及豚魚孚于人者亦不

及豚魚之知風可乎

豚魚謂爲兩物遍卦爻並无兩物堆垜一處爲象者中孚取象雖以中兩柔未易孚而從兩剛中爲孚實則孚以闇不以的孚以中不以外如初吉而上凶亦初内而上外也士君子忽其居室而徵應于千里其皆登天之翰音曾得爲在陰之鳴鶴乎

乘木舟虛白居易感興只見火光燒潤屋不聞風浪覆

虛舟

鶴以感秋警露鳴鶴鳴鷰去中孚之初二五之虞也故以不鷰象攣象孚虞四時在澤鷰春来秋去此虞鷰之別鳴鶴志閑翰音意的此初上之別

鳴鶴在陰韓文公雀鳴朝營食鳩鳴暮覓羣獨有知時鶴雖鳴不緣身喑蟬終不鳴有抱不列陳蛙黽鳴无謂閤閤秖亂人風土記鶴性警至八月白露降即鳴相警移徙所宿處慮有變害白居易雞贈鶴一聲警露君能薄五德司晨我用多此即登天之喻

位不當履三臨三睽三歸妹彖中孚三皆兌之三爻與
來兌同萃四亦兌體否三豫三晉三皆坤噬嗑三大
壯五震三豐四小過四皆震而未濟之三則坎云
我有好爵困學紀聞鳳凰雄鳴曰節節雌鳴曰足足
即鳳凰飲器象爵亦取其鳴節節足足之義若鳥雀
之通為爵特鳥之滛者耳
翰音登于天貞凶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亦比
中孚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鼓罷風氣之作止

主四以孚三泣歌澤流之湍夷主三以孚四雨不相下雨不相當故未孚而為敵惟敵乃成孚艮上下敵應不相與應之宜敵者中孚得敵敵之宜得者

豚魚爾雅以為鯢一名嗔魚其出有時率以冬至後来中孚十一月冬至之卦此魚應之而来是信之著或以為即此物然不如江豚吹浪夜還風更似的大抵魚類之来多有信如鯢以冬至至鯊以正月至次鯉至次鱖至如三月桃花水至而鱖肥是鮪亦以三月

遡河上龍門�一名石首其来以春名春来至秋化為冠凫鸄與石首皆以三月八月出故江賦云鯼鮆順時而往還又水經言海鰌穴居海底入穴則海溢為潮出穴則潮退出入有節故潮水有期又鯨出則潮下入則潮上其出入有節故鯨潮有期而江賦亦云介鯨乗潮以出入

八卦成列並无低昂輕重只看時位如何有宜相摩者有宜相盪者有宜相推者有宜相易者有宜相蕩者

有宜相雜者有宜相攻者有宜相取者有宜相感者有宜相得者孚三得敵則相攻之謂耳

卦言利涉大川者六需曰往有功同人曰乾行大畜曰應乎天益曰木道乃行渙曰乘木有功中孚曰乘木舟虛有閒陳瑩中以當世之務者瑩中曰請以所乘舟為喻偏重可行乎移左置右其偏一也明此則可行矣

救小者之過惟有防過兩途救大者之過亦惟有藉涉

兩法

小過六二得中進上過四遇五不為上逆退下不及三

遇二適為下順此所以无咎

小過用過乎儉古語奢者富不足儉者貧有餘奢者心

常貧儉者心常富李元衡儉說貪饕以招辱不若儉

而守廉干請以犯義不若儉而全節侵牟以聚仇不

若儉而養福放肆以逐欲不若儉而安性

大過大者過也曰剛過而中小過小者過也曰柔得中是以小事吉其所謂闕

如獨立遯世等事小戊其小如過恭過哀過儉等事初不是過剛過柔更不是過中故大過之後受之以坎離之中小過之後受之以既未濟之中君子以天下與世論須是大過以家與身論須是小過大過以剛大有餘為用剛中之能事小過以柔小有餘為用柔中之能事剛中又巽兌之柔之用柔中又震艮之

剛之用都不是過中之過又匪專以坎為剛中離為柔中故隨小大而皆亨

分陰分陽迭用剛柔用柔小事用剛大事柔而大事不得剛而小事不得小事宜柔大事宜剛小事而剛不可大事而柔不可

䷾

既濟六二婦喪其茀與家人六二无攸遂同義

小人勿用一繫於師上一繫于既三以行師之際或以

貪詐可使既濟之時或以小人易與又可化為君子此而勿用見无時可用聖人之于用人其嚴如此

睽初喪馬勿逐震二喪貝勿逐既濟之二喪茀勿逐前人詩分明一座上天梯手手扳援步步躋今日恍然天上坐却嫌一向被梯迷又却嫌一向被梯迷不用扳援不用躋自是從來天上坐何嘗間隔一毫絲此

睽初所以言自復而震既皆言七日得睽止轉却目睛震亦去其目眚既則去疑去亂還其正明遂言得

耳

坎終係寘比終无首屯終泣血井終勿幕需終入穴節終若蹇終碩既終濡首俱陷義了乎能事

泰二朋亡初如无遺三貞用永而惟五中是尚既二喪茀後挽初輪前推三轂而惟五福是禔後世大臣知此義者鮮矣

既二婦五之道盡付東西兩隣而不必其自已為東隣離體而雜撰則為坎之中西隣坎體而雜撰則為離

之中東隣剛正位當而以柔克西隣柔正位當而以剛克是二人者皆從透底大中至正學問得来易嚴小人勿用之戒惟是坎之乘剛上爻解獲狐射非為狐為隼皆此乘剛之小人勿用斷不為用其他小人或決之使行流或孚之使退消或外之使勿内遠之使勿近止之使為輿包之使為瓜為魚畜之使為臣為妾便是處法

師上既三小人勿用陽剛方在陷險柔又下石而乘之

兹其所以必為小人必亂邦惟師上柔正極順既三剛正極明之君子能蚤辨而勿用默消亂於將来此師上既三用人之功不後於師中之功而有加於伐遠之功也

屯四求初以動五蹇四連三以濟五坎四納二以牖五屯五非初无動蹇五非三无止坎五非二无平若井四欲冽五泉在甃初泥節四欲劑五甘在安三嗟既四欲禔五福在衶二繻剛柔爻主之有辨固如此後

世近臣有知此義其於以人事君思過半矣

坎上爻處卦終應乾九三象三人來應艮九三象來厲應巽九三象井收應離九三乃象濡首水上火下以水克火恐終无以受人也其諸无剛爻爲應如比无首節苦坎係叢棘屯泣血易重剛德君子爲應與无如此

既濟即是患君子是以思而豫防未濟恒以方君子是以慎辨而居

日沒不周西月出丹淵中陽精蔽不見陰光代為雄既

上濡首之厲亦此

小人勿用聖人繫之師上與既三師外順內險伏戈矛於至順之中既下明上險肆很毒於強明之外天下惟此二項為亂邦小人其餘皆所謂庸惡陋劣小人至於泰否之分别君子小人如三箇陽明剛正之人做一羣同心而共事即不純君子其為君子之道勿問而知矣小人反是是為品隲人羣之大法

井汔至不勝内涸四十八之行數俱虛未汔濟不勝外燔六十四之終事竟絶善學者於玆二汔尤宜亟省履四想想終吉否四有命无咎睽四交孚无咎未濟四貞吉悔亡皆曰志行履否健志得行睽未濟明志得行升發南征吉曰志行巽東南坤西南合而南征明在其中勿問之矣

易像鈔卷十二